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吕氏春秋(二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39)



广州出版社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吕氏春秋

(二)

(39)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 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416.5

版次: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3000 套

书号 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定价: (全套 98 本) 868.80 元

妖，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，曰：‘是何能为？’又示以人事多不义，百姓皆郁怨，曰：‘是何能伤？’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。曰：‘是何能害？’如是，是不知所以亡也，故臣曰晋先亡也。”居三年，晋果亡。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，曰：“孰次之？”对曰：“中山次之。”威公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天生民而令有别。有别人之义也，所异于禽兽麋鹿也，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。中山之俗，以昼为夜。以夜继日，男女切倚，固无休息，康乐，歌谣好悲。其主弗知恶。此亡国之风也。臣故曰中山次之。”居二年，中山果亡。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，曰：“孰次之？”屠黍不对。威公固问焉。对曰：“君次之？”威公乃惧。求国之长者，得义蒍、田邑而礼之，得史骈、赵骈以为谏臣，去苛令三十九物，以告屠黍。对曰：“其尚终君之身乎！”曰：“臣闻之：国之兴也，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；国之亡也，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。”威公薨，殓九月不得葬，周乃分为二。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也。

周鼎著饕餮，有首无身。食人未咽，害及其身，以言报更也。为不善亦然。白圭之中山，中山之王欲留之，白圭固辞，乘舆而去；又之齐，齐王欲留之仕，又辞而去。人问其故。曰：“之二国者皆将亡。所学有五尽。何谓五尽？曰：莫之必则信尽矣。莫之誉则名尽矣，莫之爱则亲尽矣。行者无粮、居者无食则财尽矣，不能用人、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。国有此五者，无幸必亡。中山、齐皆当此。”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，闻五尽而更之，则必不亡矣。其患不闻，虽闻之又不信。然则人主之务，在乎善听而已矣。夫五割而与赵，悉起而距军乎济上，未有益也。是弃其所以存，而造其所以亡也。

天下虽有有道之士，国犹少。千里而有一士。比肩也；累世而有一圣人，继踵也。士与圣人之所自来，若此其难也，而治必待之，治奚由至？虽幸而有，未必知也，不知则与无贤同。此治世之所以短，而乱世之所以长也。故王者不四，霸者不六，亡国相望，囚主相及。得士则无此之患。此周之所封四百余，服国八百余。今无存者矣，虽存皆尝亡矣。贤主知其若此也，故日慎一日，以终其世。譬之若登山，登山者，处已高矣，左右视，尚巍巍焉山在其上。贤者之所与处，有似于此。身已贤矣，行已高矣，左右视，尚尽贤于己。故周公旦曰：“不如吾者吾不与处，累我者也；与我齐者吾不与处，无益我者也。”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。贤者之可得与处也，礼之也。主贤世治，则贤者在上；主不肖世乱，则贤者在下。今周室既灭，天子既废。乱莫大于无天子。无天子则强者胜弱，众者暴寡，以兵相划，不得休息而佞进，今之世当之矣。故欲求有道之士，则于江海之上，山谷之中，僻远幽闲之所，若此则幸于得之矣。太公钓于滋泉，遭纣之世也，故文王得之。文王千乘也，纣天子也，天子失之，而千乘得之，知之与不知也。诸众齐民，不待知而使，不待礼而令；若夫有道之士，必礼必知，然后其智能可尽也。

晏子之晋，见反裘负刍息于涂者，以为君子也，使人问焉，曰：“曷为而至此？”对曰：“齐人累之，名为越石父。”晏子曰：“嘻！”遽解左骖以赎之，载而与归。至舍，弗辞而入。越石父怒，请绝。晏子使人应之曰：“婴未尝得交也，今免于患。吾

于子犹未邪也？”越石父曰：“吾闻君子屈乎不己知者，而伸乎己知者，吾是以请绝也。晏子乃出见之曰：“向也见客之容而已，今也见客之志。婴闻察实者不留声，观行者不讥辞。婴可以辞而无弃乎！”越石父曰：“夫子礼之，敢不敬从。”晏子遂以为客。俗人有功则德，德则骄；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，而反屈下之，其去俗亦远矣。此令功之道也。

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，曰：“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为不好士乎？”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。子列子出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而拊心曰：“闻为有道者妻子，皆得逸乐。今妻子有饥色矣，君过而遗先生食，先生又弗受也。岂非命也哉！”子列子笑而谓之曰：“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，至已而罪我也，有罪且以人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”其卒民果作难，杀子阳。受人之养，而不死其难则不义，死其难则死无道也。死无道，逆也。子列子除不义、去逆也，岂不远哉！且方有饥寒之患矣，而犹不苟取，先见其化也。先见其化而已动，远乎性命之情也。

◎知接

三曰。

人之目以照见之也，以瞑则与不见，同，其所以为照，所以为瞑异。瞑士未尝照，故未尝见，瞑者目无由接也。无由接而言见，谎，智亦然，其所以接智、所以接不智同，其所能接、所不能接异。智者其所能接远也，愚者其所能接近也。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化，奚由相得？无由相得，说者虽工，不能喻矣。戎人

见瀑布者而问之曰：“何以为之莽莽也？”指麻而示之。怒曰：“孰之壤壤也，可以为之莽莽也？”故亡国非无智士也，非无贤者也，其主无由接故也。无由接之患，自以为智，智必不接。今不接而自以为智，悖。若此则国无以存矣，主无以安矣。智无以接而自知弗智，则不闻亡国，不闻危君。

管仲有疾。桓公往问之曰：“仲父之疾病矣，将何以教寡人？”管仲曰：“齐鄙人有谚曰：‘居者无载，行者无埋。’今臣将有远行，胡可以问？”桓公曰：“愿仲父之无让也。”管仲对曰：“愿君之远易牙、竖刀、常之巫、卫公子启方。”公曰：“易牙烹其子以饯寡人，犹可疑邪？”管仲对曰：“人之情，非不爱其子也，其子之忍，又将何有于君？”公又曰：“竖刀自宫以近寡人，犹可疑邪？”管仲对曰：“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，其身之忍，又将何有于君？”公又曰：“常之巫审于死生，能去苛病，犹可疑邪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死生命也，苛病失也。君不任其命、守其本。而恃常之巫，彼将以此无不为也。”公又曰：“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，其父死而不敢归哭，犹可疑邪？”管仲对曰：“人之情，非不爱其父也，其父之忍，又将何有于君？”公曰：“诺”。管仲死，尽逐之，食不甘，宫不治，苛病起，朝不肃。居三年。公曰：“仲父不亦过乎？孰谓仲父尽之乎？”于是皆复召而反。明年，公有病，常之巫从中出曰：“公将以某日薨。”易牙、竖刀、常之巫、相与作乱，塞宫门，筑高墙，不通人，矫以公令。有一妇人逾垣入，至公所。公曰：“我欲食”。妇人曰：“吾无所得”。公又曰：“我欲饮”。妇人曰：“吾无所得”。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常之巫从中出曰：‘公将以某日薨。’易牙、竖刀、常之巫相与作乱，塞宫

门，筑高墙，不通人，故无所得。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。”公慨焉叹涕出曰：“嗟乎！圣人之所见，岂不远哉？若死者有知，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乎？”蒙衣袂而绝乎寿宫。虫流出于户，上盖以杨门之扇，三月不葬。此不卒听管仲之言也。桓公非轻难而恶管子也，无由接见也。无由接，固却其忠言，而爱其所尊贵也。

◎悔过

四曰。

穴深寻则人之臂必不能极矣，是何也？不至故也。智亦有所不至。所不至，说者虽辩，为道虽精，不能见矣。故箕子穷于商，范蠡流乎江。

昔秦缪公兴师以袭郑，蹇叔谏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，袭国邑，以车不过百里，以人不过三十里，皆以其气之沍与力之盛至，是以犯敌能灭，去之能速，今行数千里，又绝诸侯之地以袭国，臣不知其可也。君其重图之。”缪公不听也。蹇叔送师于门外而哭曰：“师乎！见其出。而不见其入也。”蹇叔有子曰申与视，与师偕行。蹇叔谓其子曰：“晋若遏师必于淆，女死不于南方之岸，必于北方之岸，为吾尸女之易。”缪公闻之，使人让蹇叔曰：“寡人兴师，未知何如？今哭而送之，是哭吾师也。”蹇叔对曰：“臣不敢哭师也。臣老矣，有子二人，皆与师行，比其反也，非彼死则臣必死矣，是故哭。”师行过周，王孙满要门而窥之，曰：“呜呼！是师必有疵。若无疵，吾不复言道矣。夫秦非他，周室之建国也。过天子之城，宜橐甲束兵，左右皆下，以为天子礼。今衽服回建，左不轼，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，力则多矣，然而寡礼，

安得无疵？”师过周而东。郑贾人弦高、奚施将西市于周，道遇秦师，曰：“嘻！师所从来者远矣，此必袭郑。”遽使奚施归告，乃矫郑伯之命以劳之，曰：“寡君固闻大国之将至久矣。大国不至，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，日无所与焉，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。何其久也，使人臣犒劳以璧，膳以十二牛。”秦三帅对曰：“寡君之无使也，使其三臣丙也，术也、视也于东边候暝之道，过是，以迷惑陷入大国之地。”不敢固辞。再拜稽首受之。三帅乃惧而谋曰：“我行数千里，数绝诸侯之地以袭人，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，此其备必已盛矣。”还师去之。当是时也，晋文公适薨，未葬。先轸言于襄公，曰：“秦师不可不击也，臣请击之。”襄公曰：“先君薨，尸在堂，见秦师利而因击之，无乃非为人子之道欤？”先轸曰：“不吊吾丧，不忧吾哀，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。若是而击，可大强。臣请击之。”襄公不得已而许之。先轸遇秦师于淆而击之，大败之，获其三帅以归。缪公闻之，素服庙临，以说于众曰：“天不为秦国，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谏，以至于此患。”此缪公非欲败于淆也，智不至也。智不至，则不信。言之不信，师之不反也从此生，故不至之为害大矣。

◎乐成

五曰。

大智不形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。禹之决江水也，民聚瓦砾。事已成，功已立，为万世利。禹之所见者远也，而民莫之知，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，而可以乐成功。

孔子始用于鲁。鲁人訏诵之曰：“怜裘而骍，投而无戾；骍而怜裘，投之无邮。用三年，男子行乎涂右，女子行乎涂左，财

物之遗者，民莫之举。大智之用，固难逾也。子产始治郑，使田有封洫，都鄙有服。民相与诵之曰：“我有田畴，而子产赋之。我有衣冠，而子产贮之。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。”后三年，民又诵之曰：“我有田畴，而子产殖之。我有子弟，而子产诲之。子产若死，其使谁嗣之？”使郑简、鲁哀当民之诽谤也而因弗遂用，则国必无功矣，子产、孔子必无能矣。非徒不能也，虽罪施，于民可也。今世皆称简公、哀公为贤，称子产、孔子为能，此二君者，达乎任人也。

舟车之始见也，三世然后安之。夫开善岂易哉？故听无事故。事故之立也，人主贤也。魏攻中山，乐羊将，已得中山，还反报文侯，有贵功之色。文侯知之，命主书曰：“群臣宾客所献书者，操以进之。”主书举两篋以进。令将军视之，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。将军还走，北面再拜曰：“中山之举。非臣之力，君之功也。”当此时也，论士殆之日几矣，中山之不取也，奚宜二篋哉？一寸而亡矣。文侯贤主也，而犹若此，又况于中主邪？中主之患，不能勿为，而不可与莫为。凡举无易之事，气志视听动作无非是者，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为哉？皆壹于为，则无败事矣。此汤、武之所以大立功于夏、商，而句践之所以能报其仇也，以小弱皆壹于为而犹若此，又况于以强大乎？

魏襄王与群臣饮，酒酣，王为群臣祝，令群臣皆得志。史起兴而对曰：“群臣或贤或不肖，贤者得志则可，不肖者得志则不可。”王曰：“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。”史起对曰：“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，邺独二百亩，是田恶也。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勿知用，是其愚也；知而弗言，是不忠也。愚与不忠，不可效也。”魏

王无以应之，明日召史起而问焉，曰：“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？”史起对曰：“可”。王曰：“子何不为寡人为之？”史起曰：“臣恐王之不能为也。”王曰：“子诚能为寡人为之，寡人尽听子矣。”史起敬诺，言之于王曰：“臣为之，民必大怨臣。大者死，其次乃藉臣。臣虽死藉，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。”王曰：“诺”。使之为邺令。史起因往为之。邺民大怨，欲藉史起。史起不敢出而避之。王乃使他人遂为之。水已行，民大得其利，相与歌之曰：“邺有圣令，时为史公，决漳水，灌邺旁，终古斥卤，生之稻粱。”使民知可与不可，则无所用矣。贤主忠臣，不能导愚教陋，则名不冠后，实不及世矣。史起非不知化也，以忠于主也。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。诚能决善。众虽喧哗而弗为变。功之难立也。其必由啍啍邪。国之残亡，亦犹此也。故啍啍之中，不可不味也。中主以之啍啍也止善，贤主以之啍啍也立功。

◎察微

六曰。

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，若百堊之与黑漆，则无所用智，虽愚犹可矣。且治乱存亡则不然，如可知，如不可知，如可见，如不可见。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，犹尚有管叔、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。故治乱存亡，其始若秋毫。察其秋毫，则大物不过矣。

鲁国之法，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，有能赎之者，取其金于府。子贡赎鲁人于诸侯，来而让不取其金。孔子曰：“赐失之矣。自今以往，鲁人不赎人矣。取其金则无损于行，不取其金，则不复赎人矣。”子路拯溺者，其人拜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

曰：“鲁人必拯溺者矣。”孔子见之以细，观化远也。

楚之边邑曰卑梁，其处女与吴边邑处女桑于境上，戏而伤卑梁之处女。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，吴人应之不恭，怒杀而去之。吴人往报之，尽屠其家。卑梁公怒，曰：“吴人焉敢攻吾邑？”举兵反攻之，老弱尽杀之矣。吴王夷昧闻之怒，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，克夷而后去之。吴、楚以此大隆。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，大败楚人，获其帅潘子臣、小帷子、陈夏啮，又反伐郢，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，实为鸡父之战。凡持国，太上知始，其次知终，其次知中。三者不能，国必危，身必穷。孝经曰：“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；满而不溢，所以长守富也。富贵不离其身，然后能保其社稷，而和其民人。”楚不能之也。

郑公子归生率师伐宋。宋华元率师应之大棘，羊斟御。明日将战，华元杀羊斟士，羊斟不与焉。明日战，怒谓华元曰：“昨日之事，子为制；今日之事，我为制。”遂驱入于郑师。宋师败绩，华元虏。夫弩机差以米则不发。战，大机也。飧士而忘其御也，将以此败而为虏，岂不宜哉？故凡战必悉熟偏备，知彼知己，然后可也。

鲁季氏与郈氏斗鸡。郈氏介其鸡，季氏为之金距。季氏之鸡不胜，季平子怒，因归郈氏之宫而益其宅。郈昭伯怒。伤之于昭公，曰：“禘于襄公之庙也，舞者二人而已，其余尽舞于季氏。季氏之舞道，无上久矣，弗诛必危社稷。”公怒不审，乃使郈昭伯将师徒以攻季氏，遂入其宫。仲孙氏、叔孙氏相与谋曰：“无季氏，则吾族也死亡无日矣。”遂起甲以往，陷西北隅以入之，三家为一。郈昭伯不胜而死。昭公惧，遂出奔齐，卒于乾

侯。鲁昭听伤而不辩其义，惧以鲁国不胜季氏，而不知仲、叔氏之恐而与季氏同患也，是不达乎人心也。不达乎人心，位虽尊，何益于安也？以鲁国恐不胜一季氏，况于三季？同恶固相助。权物若此其过也。非独仲、叔氏也，鲁国皆恐。鲁国皆恐。则是与一国为敌也，其得至乾侯而卒犹远。

◎去宥

七曰。

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。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。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，对曰：“谢子，东方之辩士也，其为人甚险，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。”王因藏怒以待之。谢子至，说王，王弗听。谢子不说，遂辞而行。凡听言，以求善也。所言苟善，虽奋于取少主，何损？所言不善，虽不奋于取少主，何益？不以善为之惑，而徒以取少主为之悖，惠王失所以为听矣。用志若是，见客虽劳，耳目虽弊，犹不得所谓也。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，此史定所以得饰鬼以人，罪杀不辜，群臣扰乱，国几大危也。人之老也，形益衰，而智益盛。今惠王之老也，形与智皆衰邪！

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，昭厘恶之。威王好制。有中谢佐制者，为昭厘谓威王曰：“国人皆曰：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。”王不悦，因疏沈尹华。中谢，细人也，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，文学之士不得进，令昭厘得行其私。故细人之言，不可不察也。且数怒人主，以为奸人除路；奸路以除而恶壅却，岂不难哉？夫激矢则远，激水则旱，激主则悖，悖则无君子矣。夫不可激者，其唯先有度。

邻父有与人邻者，有枯梧树。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，邻人遽伐之。邻父因请而以为薪。其人不悦曰：“邻者若此其险也，岂可为之邻哉？”此有所宥也。夫请以为薪与弗请，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。齐人有欲得金者，清旦，被衣冠，往鬻金者之所，见人操金，攫而夺之。吏搏而束缚之，问曰：“人皆在焉，子攫人之金何故？”对吏曰：“殊不见人，徒见金耳。”此真大有所有也。夫人有所宥者，固以昼为昏，以白为黑，以尧为桀，宥之为败亦大矣。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？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，别宥则能全其天矣。

◎正名

八曰。

名正则治，名丧则乱。使名丧者淫说也。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，是不是而非不非。故君子之说也，足以言贤者之实、不肖者之充而已矣，足以喻治之所悖、乱之所由起而已矣。足以知物之情人、之所获以生而已矣。

凡乱者，刑名不当也。人主虽不肖，犹若用贤，犹若听善，犹若为可者。其患在乎所谓贤、从不肖也，所为善、而从邪辟，所谓可、从悖逆也，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。夫贤不肖、善邪辟、可悖逆，国不乱、身不危奚待也？齐湣王是以知说士，而不知所谓士也。故尹文问其故，而王无以应。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。任卓齿而信公玉丹，岂非以自仇邪？

尹文见齐王。齐王谓尹文曰：“寡人甚好士。”尹文曰：“愿闻何谓士？”王未有以应。尹文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事亲则孝，事君则忠，交友则信，居乡则悌，有此四行者，可谓士乎？”齐王曰：

“此真所谓士已。”尹文曰：“王得若人，肯以为臣乎？”王曰：“所愿而不能得也。”尹文曰：“使若人于庙朝中，深见侮而不斗，王将以为臣乎？”王曰：“否。大夫见侮而不斗，则是辱也。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。”尹文曰：“虽见侮而不斗，未失其四行也。未失其四行者，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。未失其所以为士一，而王以为臣，失其所以为士一。而王不以为臣，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？”王无以应。尹文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将治其国，民有非则非之，民无非则非之，民有罪则罚之，民无罪则罚之，而恶民之难治可乎？”王曰：“不可”。尹文曰：“窃观下吏之治齐也，方若此也。”王曰：“使寡人治信若是，则民虽不治，寡人弗怨也。意者未至然乎。”尹文曰：“言之不敢无说。请言其说。王之令曰：‘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。’民有畏王之令，深见侮而不敢斗者，是全王之令也，而王曰‘见侮而不敢斗，是辱也。’夫谓之辱者，非此之谓也，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。此无罪而王罚之也。”齐王无以应。论皆若此，故国残身危，走而之谷如卫。齐湣王、周室之孟侯也。太公之所以老也。桓公尝以此霸矣，管仲之辩名实审也。

审分览第五

◎审分

一曰。

凡人主必审分，然后治可以至，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，恶气

苛疾无自至。夫治身与治国，一理之术也。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，有所匿其力也；分地则速，无所匿迟也。主亦有地，臣主同地，则臣有所匿其邪矣，主无所避其累矣。

凡为善难，任善易。奚以知之？人与骥俱走，则人不胜骥矣；居于车上而任骥，则骥不胜人矣。人主好治人官之事，则是与骥俱走也。必多所不及矣。夫人主亦有居车，无去车，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，谄谀诋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，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竟劝聘骛矣。人主之车，所以乘物也。察乘物之理，则四极可有。不知乘物而自怙恃。夺其智能，多其教诏，而好自以；若此则百官恫扰，少长相越，万邪并起，权威分移，不可以卒，不可以教，此亡国之风也。

王良之所以使马者，约审之以控其辔，而四马莫敢不尽力。有道之主，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。其辔何如？正名审分，是治之辔已。故按其实而审其名，以求其情；听其言而察其类，无使放悖。夫名多不当其实，而事多不当其用者，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。不审名分。是恶壅而愈塞也。壅塞之任，不在臣下，在于人主。尧、舜之臣不独义，汤、禹之臣不独忠，得其数也。桀、纣之臣不独鄙，幽、厉之臣不独辟，失其理也。

今有人于此，求牛则名马，求马则名牛，所求必不得矣；而因用威怒，有司必诽怨矣，牛马必扰乱矣，百官，众有司也；万物，群牛马也。不正其名，不分其职，而数用刑罚，乱莫大焉。夫说以智通，而实以过挽；誉以高贤，而充以卑下；赞以洁白，而随以污德；任以公法，而处以贪枉；用以勇敢，而堙以罢怯；此五者，皆以牛为马，以马为牛，名不正也。故名不正，则人主扰劳

勤苦，而官职烦乱悖逆矣。国之亡也，名之伤也，从此生矣。白之顾益黑，求之愈不得者，其此义邪！故至治之务，在于正名。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。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。问而不诏，知而不为，和而不矜，成而不处。止者不行，行者不止，因刑而任之，不制于物，无肯为使，清静以公，神通乎六合，德耀乎海外，意观乎无穷，誉流乎无止，此之谓定性于大湫，命之曰无有。故得道忘人，乃大得人也，夫其非道也；知德忘知，乃大得知也，夫其非德也；至知不几，静乃明几也，夫其不明也；大明不小事，假乃理事也，夫其不假也；莫人不能，全乃备能也，夫其不全也。是故于全乎去能，于假乎去事，于知乎去几，所知者妙矣。若此则能顺其天，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，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。全乎万物而不宰，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，虽不备五者，其好之者是也。

◎君守

二曰。

得道者必静。静者无知，知乃无知，可以言君道也。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，外欲不入谓之闭。既扃而又闭：天之用密，有准不以平，有绳不以正；天之大静，既静而又宁，可以为天下正。身以盛心，心以盛智，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。鸿范曰：“惟天阴骘下民。”阴之者所以发之也。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，不窥于牖而知天道。其出弥远者，其知弥少，故博闻之人，强识之士阙矣，事耳目、深思虑之务败矣。坚白之察、无厚之辩外矣。不出者，所以出之也；不为者，所以为之也。此之谓以阳召阳，以阴召阴。东海之极，水至而反；夏热之下，化而为寒。故曰天无